

那种黑，
是光芒本身

王自亮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王自亮
——著

那种黑， 是光芒本身

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种黑,是光芒本身/王自亮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3. 2

ISBN 978 - 7 - 5473 - 0561 - 4

I. ①那… II. ①王…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4066 号

那种黑,是光芒本身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54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561 - 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52069798

任何一个人，当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
那么就用一只手拨开笼罩着你命运的绝望，同时，
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
为，你与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在你
的有生之年，你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
救者。

——卡夫卡

目 录

卷一 春之祭

- 下井记 3
春之祭 8
陆蠡的竹刀 16
独裁者的战时审美 24
足球、摇滚乐及其崇拜者 39
“老兵不死，只是渐凋零” 47

卷二 酒吧长谈

- “火车上的男孩” 61
酒吧长谈 68
如雾之火不可遏止 72
往事永不消逝 78
我的化学教师生涯 85
对黄岩的精神分析 91
铜琵琶、铁绰板，今又安在 108

卷三 大雨将至

- 烤白薯之歌
——新世纪元年纪事 115
大雨将至 124

梨园戏	130
迪斯科纪事	142
石兽	146
山本耀司	151
那种黑,是光芒本身	157
牡丹亭、济慈与先师徐朔方	163

卷四 大马士革

伊豆半岛	183
大马士革	191
黑色出租车	198
纽约观剧记	208

卷五 另一些声音

狂暴的边界	219
意外的闪电	
——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的演讲	233
另一种声音	
——北岛访谈录	239
我们能建构虚无吗	245
《不编年史》	258
湖畔谈话录	263

卷一 春之祭

下井记

“煤矿”一词，在我的意识深处埋藏了多少年，它所表达的是沉默、封闭和严酷的生存境况，一个朦胧的死亡影子，一副转世的精神骨架，一团由于巨木和野草朽腐酿就的地火。

通过小说、戏剧和电影，借助于某种奇特的想象力，煤矿笼统地保存在我的脑海里。“矿井”、“底层”与“令人扼腕的事件”，并置于图像或文字博物馆，让人徒生哀叹。从作家们对矿区令人心碎又合理想象的描绘，到“莺歌燕舞”年代有关“夺煤大会战”虚虚实实的报道，尽管手法大相径庭，但共同点是刻意渲染煤矿工人辛酸生活之上的欢快表面。

随长广煤矿的7矿矿长和技术员下井时，它——一个并非虚拟的煤矿——经过长期的沉默之后，突然向我敞开，在头脑中注入一道令人眩目的强光，带来一次与登上月球表面相差无几的感觉，看到了一个陌生而酷烈的奇境，一个几乎被完全遗忘的角落，体验了与日常迥异的另一种情景——短短几个小时里，我有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经历。

直到换上矿工衣服，戴上安全帽，打开矿灯之际，我们这些准备下井的人还是好奇的、跃跃欲试的，脸带微笑，互相调侃，似乎正在穿上一件漂亮的太空服，准备登上向往已久的宇宙飞船载人密封舱。矿井是我们所十分陌生的，我心想，亲临矿井绝非影像与幻觉所能取代的。

事实上，等待我们的不是造价昂贵的密封舱，而是用钢板和铁条焊接而成黑乎乎的铁笼罐。远远看上去，它显得那么粗糙和笨重，带着满身污泥，十几个人进去，“铁笼罐”立刻显得十分拥挤，井壁的水沿着顶

部滴下来，在黑暗的井中我们都淋了一场“雨”，几乎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穿越了将近 1 000 米复杂的地层，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

这个情景很快使人联想到，知识阶层和社会精英们的那些考察、体验，或所谓的“田野调查”，终究有一种隔岸观火的感觉。他们所记录的，是从“我”的视野里看出去的世界，“我”的存在成了一种测不准的干扰。在我看来，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算得上一部颇为原汁原味的田野调查了，记录中原农民的家计与交换的细致程度，在中国非虚构类作品中无出其右，但读下来回荡在耳畔的最强大声音，依然是作者的主观感受，和黄河水流声一样不绝于耳，干扰着我们的阅读。

井下是另一个天地，虽然我们没有失重。我所看到的，是近于“虚无”的黑，是从小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并不存在的黑，那种黑是煤炭的暗中之黑，还有进入地底深层那种挤迫神经的空间之黑。当我伸出两手时，抓住的不是“物质”而是“概念”，黑的概念，况且黑色继续延展着，直到你初步适应这种黑。

我们走在巷道的感觉，就像在夜间到了一片荒凉的郊外，头顶上却没有哪怕一小片黯淡的星空，而空气又是如此的重浊——这一切都提醒我们身在何处。时而趟过积水的泥潭，时而走在电车的小铁轨旁，安静极了，也惊悚极了。我们说话时会发出强烈的回声，连咳嗽一声都有反响。最后，只有十几双塑胶靴子碰擦路面的声音，或踩到水中发出的空响。就像是在完成一次急行军。就这样足足走了四五十分钟，体力和耐力经受了下井的第一次考验。

我的血液里没有产业工人的血，更没有矿山的凝重投影。这些年，与儿时的玩伴也疏远得可以，与大地的关系变得松松垮垮，言不及义。我们的生存状态正如希尼所说的，与弯腰掘地的祖辈完全不同。改用笔来挖掘，进入另一种黑色层面，同样地令人心跳，同样窒息，但已经不会像父辈一样亲历生存的艰辛与繁难，甚至难以忍受的饥饿。平原上的水埠、深井和投入树林的月色，都在我们的眼中变得异样，近于诗歌意象，而非谋生的工具和环境。

到了采煤层，我们才真正找到了“感觉”——这自然是一句玩笑，但无法形容这里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往上张望，密密麻麻地竖满了支

架，坡又陡得要命，上坡时几乎是匍匐前行，像我这样初次下井的人，必须抓住两旁的绳索才不至于滑回去，而闷热的空气使我陷入晕眩，从地心传递的烤炙感一阵阵袭来，我似乎都能听到自己汗水滴落在煤层的声音，很快身上的工作服湿透了。在这灰土飞扬的地方，只要用手往脸上擦一把汗珠，保不准就变成了大黑脸，演张飞是根本不用去化妆的。来到又小又窄的作业面，工人们停住了手中的活计，只是朝我们善意地笑着。在矿井里，人们相遇几乎不发一言，只是用眼神交换信息，传递问候或提出要求。

这些汉子们，平日里也是与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在阳光下也同样充满生气，表达兴奋或沮丧，甚至富有幽默感，在自家小院落里，或店铺门口，与很多人一样骂骂咧咧，推推搡搡，在熟悉的人群里表演几个拿手好戏。可此刻他们只是沉默地坐在矿井深处，憨厚、温和，看到我们这些陌生“来客”，只是点头微笑，不多言语，自然可以看得出写在他们脸上的良善和坚毅。从他们一脸灰土和闪烁明亮的眼神来看，似乎比我们更有灵性和血气。看到矿井下的他们，心里默念的是“平安”两字，一切更多的表达终属多余。

年轻时看郭沫若的《炉中煤》，每每被他的那种赤忱所打动：煤的叙说，地底的冲破，燃烧的愿望，交织成诗句之火，“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烧到这般模样！”但读着读着，很快就不能满足了，或者说无法引我进入更为复杂的感觉地带，进入事物的内核。它不耐咀嚼，故无法真正沉入内心。凡是大声喊出来的，会使我们当时为之一惊，却很难久远留存和严格酿造。

及稍长，读惠特曼的《草叶集》，折服于他的辽阔、深沉和锐利，一种来自地心的热力借着他的歌喉冲决而出，让阳光穿越最黑暗的底层，挽手而行，其实他的地底和尘土飞扬的路面，融合了他对生活的真切感知和驳杂的个人经验，野性的力量中自有整个煤矿亿万年储存的能量，激起火的旋风，烧毁一切朽腐的事物和观念。在他的《铭文》一诗中，掘金与探矿，铲除杂草，锄松泥土，拖船，大地上的劳作，与精神性的“鹤鹑在树林以及麦垄之间鸣啭”，是呼应的，也是互为因果的。

在矿井的这几个小时，却掀开了我们精神底层的真相，会露出人的

丑陋和寒碜,想象力的贫瘠,爱的窒息,还夹杂着一种可怕的快意。多年来,我们全凭原有的生活尺度和观念、图景来判断事物和历史,对具体的人与事,经常缺乏一种整体性的辨识。在井下,异乎寻常的是,那条曾经断裂的事物之间的联系,竟然得以连接,获得新的纽带,并大有光辉。大地上发生的一切,阳光下所能造就的思维坡度,必得在地底和最深的黑暗中,接受重新估价和逼视,意志、情景和想象,包括鹰的攫取,鸬鹚的吞咽,以及雪崩似的衰亡,都得在1 000米以下的底层予以权衡和评判。矿井,不仅是空间的翻转,更是时间的负片。

弗里兹的《煤的历史》里有一个文字段落,是记载英国发现煤这个特异矿藏时的情景——

罗马入侵英国后,发现有一种露出地面的岩层在原野中尤其引人注目,那是一种深黑色的矿石,泛着柔和的光芒。一位罗马作家称之为“英国宝石”,因为它很容易被雕琢和打磨成华丽的首饰。一时间,英国因出口这种珍贵的物资而名声大噪,罗马国内的时髦市民也迫不及待地用这种首饰装扮自己。这些黑色的小饰物不仅时尚漂亮,而且还具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神秘特性——易燃。这种被称为“煤精”(这个词后来演变成了“煤玉”,如“乌黑的煤玉”)的矿石,其实就是一种纯煤的特有形态。然而,由于人们分辨不清煤玉和煤,因此许多罗马人戴的似乎并不是煤玉,而是普通的古老煤块。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与煤玉原料相同的普通的煤,就被当成了英国的宝石。

占领英国的罗马人不仅用煤制作首饰,而且也开始燃煤。从士兵们的堡垒升起煤烟,从铁匠们的熔炉冒出煤烟,牧师们也在巴斯的米纳瓦神殿的永恒圣火中投入煤块,以缅怀这位智慧女神。把煤作为一种燃料来使用,在当时还不够普及,因而罗马作家们没有留下这方面的专门介绍,但在英国已经发现了一些罗马人使用煤的遗迹。至于英国人是否在罗马人入侵之前就开始烧煤,目前只有一个证据:在青铜时代,威尔士

南部的早期居民们用煤来火化死者。也许在他们眼中，煤只不过是一种焚烧遗体的便利工具，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把煤当做一种神秘的媒介，用来护送死去的亲人到达另一个世界。在历史上，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赋予煤以深远的意义。

由煤的发现直至煤的伟大用途，工业化过程中的剧烈逐利和疯狂开采，正是人类的这些举动带来了煤矿的沸腾，导致矿井里更为致密的黑暗，进入更为危险的境况。苦闷、孤独和沉重的意象，伴随着这一切。

在矿井里，上面引用的诗句和文字，与我一起穿行或匍匐于巷道，瞬间就被挤干了水分，保持了基本内核或被压榨成碎片。矿井，不是纯粹的物理空间，更是价值、用途和死亡铺就的，从地心直达虚无的道路。

从采煤层下来时，我是落伍了。又陡又滑的坡道，真难走，这是对体力、意志和灵活性的一次考验，看来我只能算是勉强合格的。不过当时我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慰藉：矿长在我的后面不断给我打气，技术员让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慢一些走下去。我能听得出来，他们的话语里充满了情谊和好感，他们伸出的手是刚毅的，肩膀也是如此的可靠，这是我在茫茫人海中所无法得到的。似乎向来如此，至少我在小时候就懂得这一信条——越是生活在社会基础层面的人，越是质朴，越肯助人，越少索取。

不过我也知道，这种瞬间的经历，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人的生活姿态和生存方式，甚至也无法使他对自己和世界的基本印象发生逆转，但是，有时它却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以一种富有感染力的细节和现场感，降下一场迫不及待的雨水，悄然融入他的记忆深处，激发新的想象力、血性和尚存良知。

矿井，是一座深入地下的方尖碑。我辨认出它的碑文，上面写的竟然是：“黑暗的奉献。”

2002年8月22日，杭州

春之祭

—

关于春天，艾略特的诗句自然是精到的，有着绝望中的晦涩觉醒，但是他似乎没有参透春天的禅机呢：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有时我想，其实春天就是莫扎特的第 26 小提琴奏鸣曲，无端的快乐在草叶上闪耀着晶莹的露珠，根部却贯穿着隐约的死亡之前的阵发性疼痛，而格吕米欧和哈丝姬尔的演奏恰好代表这呼应对答的两极。他们之间如此矛盾，又如此和谐。或者相反，春天就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一开始就是难度极高的八度音程，庄严中透露出隐忍与爱的期许。

当年轻的小提琴家，被称为格鲁吉亚雏菊的丽莎·巴蒂娅斯，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它（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引者注）听起来非常简单，……却包含了太多的东西，特别是第二乐章，包含了整个生命的过程，实在是一言难尽。”是啊，春天不就这样“一言难尽”的吗？

也许，春天不是音乐，因为有时它缺乏歌唱性。春天真正来临之

前，可能是一阵“心绞痛”似的历史终结，或战争中断之后的非人折磨：对死者的怀恋。春天背后可能是满目疮痍，令人极端失望。想想看，连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也被春天茂盛的草木遮蔽，使人恍如置身于秀美的大地。现在你去那儿察看，外观上已经看不到太多的残酷景象了。

春天来临，将会唤起冬天的残留记忆。我们时常有一种体验，不管冬天会怎么快地过去，人们总是觉得它过于漫长。也许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就这样看待所谓“黑暗时代”的中世纪，而“戊戌变法”的中国仁人志士们也会如此面对沉重的外族统治。但是历史的春天一旦降临，又将会怎样呢？

简单地讲，春天只是一个词。跟“花朵”、“房子”一样，“春天”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基本单词。即便那个民族没有文字，也有动听的“春天”发音，与春天同样美好，听起来等于一场恋爱的开头，一次新生。若用汉语来发音，春天似乎有一种温暖的意味，一次意料中的回暖：大雁列阵，草木发绿。春天这个词的音调，并非是上扬的，其沉静的程度无异于被雨水洗涤过三次的可靠天空。而英语中的“春天”，不论是音调还是释义，都与溪流相关。可见，春天在英语中是跳跃的，至少是流动的。这令人想起拜伦，至少会想起苏格兰诗人彭斯。细究起来，春天的诠释和读音，关乎民族性格。

如果你生活在杭州，感受到的春天就跟北京大不一样。

西湖进入春天后，不是一天一个模样，而是每一个小时都在变幻着它的面目。由湖水、天空、堤岸和桥组成一幅空灵的画面，经受着雨水和阳光的交替洗礼，时而中国水墨，时而英国水粉，把附近美术学院的学生也搞懵了。开头只是一些细小笔直的枝叶，需要细心寻找才能发现的松针一般的新枝，好像是画家开始作画时貌似粗疏的三五笔，却已经流露了春天的匠心，那一定是严丝合缝的无边春意，还隐含着最后登场的春之盛宴：视觉的、肉欲的、精神的。

接着是柳枝的摇摆与桃花苞蕾的隐现，仿佛正在发出含蓄、暧昧而胸有成竹的春之约，爱情之约。用“撩拨”是过分了，说“矜持”又远没传神。尽管三四月的春风还是带着丝丝寒意，但也不那么刺骨了，中午时

更是捎带了几分柔和，催促着周遭的生意，直到四五月变成所谓的“熏风”。怪不得“五四”前后的那一拨“湖畔诗人”要把他们的诗集叫《蕙的风》了。少年与女孩开始恋爱的尝试，那种难以把持的神情，摇摆不定的立场，不就是一场由精神及至肉体的“西湖之春”吗？德国诗人保罗·策兰写道：“妈妈，你是否还和从前在家时一样/能忍受这轻盈的德意志痛苦的诗韵？”何谓“轻盈的痛苦的诗韵”，不就是春天的诗韵吗？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钱塘江两岸时，春天又是另外的景象了。白居易的“春来江水绿如蓝”，是我向来服帖的诗句。住在西城，近几年来多少次过江，仔细观察过春日钱塘江光与影的变化，以及波浪的不同颜色，试图找一些新的感觉，好将春天的钱塘江描述一番，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我还是发现，即使是春季，钱塘江边的树木也不是一抹烟霞的那种，而是浓阴浅绿的，显得格外气韵生动。山坡上散落的建筑，在春天来临之际，似乎也是一副略略走动的样子。

如果只能用两个词就把西湖之春和钱塘之春区别开来，我宁愿选择“意态”形容西湖，而选择“气象”表现钱塘。前者是初恋的变化无常，心情不宁，后者是定情后的呼应默契，由衷绽放。

二

我始终觉得，与冬天不同，春天是一种恣意显露，是万般温柔却目空一切的挑战。小草在歌唱，为什么歌唱？它在期待春天的复仇。春天需要大声喧哗，爱情不就需要大声喧哗的吗？只不过春天借助于花朵，爱情需要歌声与呼喊，叹息与哭泣。爱是一种能力，而且必须得到“承认”与“赞叹”。恋人之间的表达，一定要同时具备有形的笑谈与无声的对话，才算是完整的。而冬天则是“取缔”的象征，它让人们一件件穿上衣服，像包裹粽子般收藏起心情，过起庸常的、蜷缩的生活。过完整个冬天就好似只过了重复的一天。

春天每天每时不同，姿态万千，而且所谓反复无常的爱情也难以与乍暖还寒、时晴时雨的春天相比。春天教我们发生内心的蜕变，从衣着到噪音到心境，直至到书写姿态。

春天引发了人们密集的联想。与其余季节相比，它是悄然侵入内心的。这一点难道不像爱的发生吗？有好多比喻，是摹写春天的，也是针对人事的。如“春风得意”，如“春宵一刻”，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有那么多“春”，或与“春”密切相关的命名。汉语言中最发人幽思的就是“春情”或“怀春”，表明“春”与“情”是并辔而至的，可以怀想的，可以咀嚼的，也足堪玩味。有时无法理解，唐代强健如斯，诗歌中怀春者却比比皆是。

春天多么强大又如此弱小，这一点正好又是爱情的特征。春天与爱情一样，弱小时如游丝，若芦苇，像菊米，可以怠慢她，戏弄她，摧折她，但无法征服她；强大时似劲松，如岩石，若疾风，坚定而迅疾，终成大事。谁能摧毁春天？谁能阻挡内心的爱？有些人不相信爱，并以后现代的饶舌嘲弄她，那只能说是一件憾事，因为他否认了自己是爱的产物，起码是情与欲的产物。而春的回归正如爱的“亲在”，是人类最顽强最根本的期待，死亡也不能战胜。

春天和爱情一样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但由于回归的力量和冒险性而变得令人敬畏。难道爱不就是一次人性回归吗？不就是一场恋人之间寻找“唯一之他者”的冒险经历吗？然而即使地球上剩下两三个人，也会迎接春天的复归，发现爱的实至名归。

春天的强大还在于她的复制能力甚于人类的繁殖力。我们从星星点点的岩石苔藓上，从冻土层简单生命的保存中，从那些微小的无脊椎动物借助于冰冷的洋流，花费几个世纪从地球的一极向另一极的迁徙之旅，我们可能获悉了春天的秘密，更体会了爱的仁慈。

“四季”是我始终喜欢的意象。我经常对四季的轮换产生深刻好奇。鸿蒙开凿之后，春夏秋冬到底谁先来到？也许这是个不需设问的问题，但既然是问题，就有它的逻辑。雪莱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显然冬天是铺底的，春天后面来到：从绝望到希望，最后一切冰释。这有点像好莱坞爱情片的结局，或“有情人皆成眷属”所指向的期盼。

但维瓦尔第的《四季》是以春开头的，又令人相信四季以春天为先，接着是更为热烈的夏天，秋天是沉静的过渡，冬天殿后，显然与生命过